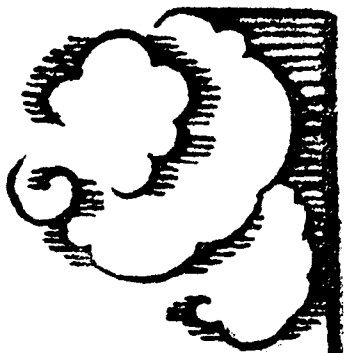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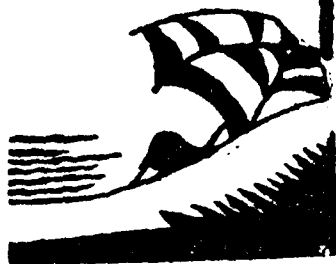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旅舍中

陳醉雲



一
大羣人，在路上行走著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個。天色很陰暗，幾乎使我們像是一隊移動的影子。

沿著路旁，有許多一堆堆的灰蹟，雜著燃燒過的殘枝斷梗，一路綿互著，像有許多行道者曾經在這裏烤火及炊煮東西。

但這時四圍却很冷清。兩旁田野中，沒有稻麥，沒有樹木，沒有建築物，也沒有可愛的滾動的水和飛鳴的鳥；滿眼望去，却是一片高低不平的濠塹，以及拋棄在濠塹間的破東西和子彈殼。

在靜寂中，似乎聽得有嗚咽的水聲，但我們沒有看見這泉源，也許是被邱隴隱蔽著罷。較能響亮地明晰地聽到的

，却是一種老鴉聲。是的，我看見它們了，我看見它們很得意的很驕傲的在天空中飛，從灰白的氣氛裏顯出黑的影子。

再望得遠一點，在那田野盡頭，是一帶高大異常的房子，彷彿像一座圍繞著的黑的長城；更有許多參差不齊的尖屋頂，矗豎在天空中，好似一排可怕的槍刺。還有許多，龐大挺立的烟囱，却似一尊尊的礮口，吐出濛濛濃厚的大氣，使得天地黯淡無光。

這是怎樣的一次旅行，我也不曾費力去推求，祇是隨著衆人像遊魂似的進行著。後來我們到了一處地方，看見有樹木了，有屋宇了，再順著看似崎嶇却也平易的山道上去

，便發見了一所巍然高聳的廟宇。這條路上，却顯得熱鬧異常了，許多人，各色各樣的人，絡繹而來，絡繹而行，絡繹的向著廟內進去，正和趕一個甚麼廟會一樣。

廟門外殷紅而黯舊的牆上，貼著嶄新的黃榜，有許多人圍在那裏觀看。黃榜上說些甚麼，我們無暇細瞧，已乘勢隨著人羣擁進廟內了，好像滾滾的潮流，衝進一個灣口一樣。

大殿外三脚形的鐵香爐中，燒著滿爐的香，香煙像瘴氣一般的瀰漫在全個院宇間，幾乎使人睜不開眼睛；但那些許著願心的人，為表示虔敬起見，還不住的把香束投向爐內。

大殿上正中和兩旁都有神像，神像前面都有燭臺燭架，這和別的廟宇沒有兩樣。燭架上到處都插滿紅的蠟燭，幾個大道士指揮著許多小道士，很忙碌的在收取『香花』，他們將那些剛燃過一些時候的蠟燭，隨時從架上拔下，吹熄，投在篋籠裏邊，讓別的新來的香客們再去供奉。架上地上，因此便淋漓著許多斑斑點點的紅的脂膏。他們做著這樣的工作，樣子像是很神聖，同時却又似近乎遊戲；但總之，這實是一種大量的收穫，於他們一定很有利益，在道貌岸然的大道士的心理，喜悅是可想而知的。

蠟燭吹熄後的氣味，對於嗅覺不甚融洽，這也是想像得到的；但大殿上許多擾擾攘攘的人，似乎並不會覺得，而且也不會想到。大家都像抱著一種願望，抱著一種適合於自己的願望；有的已在偶像前面屈下膝去，用香燭的代價，及謙卑的敬禮，申述他的請求。他們似乎很懂得，為了自己幸福的緣故，是少不得要屈膝的；而跪拜的姿勢又那樣純熟，好像早已有了相當的訓練。

我們的一羣，沒有焚香頂禮，祇隨隨便便的逛了一下。後來走到一個地方，見一堵白粉牆上，有一個圓圓的月洞門，門內種著兩行桂樹。好一個幽靜的地方，我沿著陰道，信步走了進去，却見又是一個殿，殿內一旁擺著長檯，好像商店的櫃檯模樣，裏邊有幾個道士，正在忙忙碌碌的替人家填寫牒子，並且在黃色紙的牒面蓋上硃印。櫃檯外面却圍著些鄉下老太太，以及『善男信女』模樣的男人和女人，他們或她們，都在把錢幣呈獻給櫃檯內的道士，去換取那種黃紙硃印的牒子，又鄭重其事的放在各人自己胸前的『朝山袋』中。我的心裏，便不覺發生一些聯想，正站在旁邊呆呆地看著的時候，忽然一個道士向我招呼起來了：

「咳，不錯，這正是一種文憑啊，你也要一份嗎？」

呵，「文憑」他把「文憑」兩字說得多麼響亮，多麼迷人！我不禁心裏一動，但到底不曾伸手去接。我疑心在他向我開玩笑，但他的神氣又是那麼認真，可是我終於跼跼跟跟的溜出來了。

飄飄忽忽的到了廟門口，又和先前的一羣人混在一起了。他們正同著許多人，在廟前空地上發狂似的跳舞著，口中唱著似哭似笑的歌。空地中間是燒著一大堆火，烈燄熊熊然，照得各人的毛髮通紅。大家環繞著火，跳，唱；我很高興，也同樣的跳，唱。

忽然有人用很興奮的聲調說：「大家拿起火把來，向廟內衝進去，把廟也燒起來罷，讓我們更加光亮些！」

但立刻又有人說：「沒意思！我們當另外去建造一所廟，比這所廟造得更巍大，更有威嚴！」

又有人說：「不，不，我們不需要這樣的廟。……」

可是一陣狂吼起來，立刻把最後的一種聲浪蓋住了，不過還隱約的可以聽出那聲浪繼續著：「……我們尤其要到各處去，把更切實、更需要的建設起來。……」然而那聲浪，終於被狂吼和紛擾淹沒了。

真是多麼迷離恍惚呵，我們又在另一處荒野中行走了！廟，總是那麼熱鬧；田野，又總是這樣荒涼！我一邊走，

一邊側轉頭去眺望那田野的邊際，見遠遠地、隱隱地，也有像先前所見那樣的高房子，好似一帶黑的長城，同樣地排列著槍刺似的尖屋頂，及大礮口似的長烟囪。更有一道黑流，從那裏流出來，流出來，泛溢在田原中間。

我們在路上一點也不會停留，幾乎走得很迅疾、很飄忽。後來，到了一個臨歧的地方，就有兩條路顯現在面前。從一邊的去路望去，是一個村莊，村外環著青綠色的竹林，竹林裏漾起一縷縷的炊煙，溫婉婀娜的裊動著，好像從那個境地中溢出來的善良的靈魂。又隱隱地聽得雞聲在那村莊中互相應和著，好像勤勞後得到休息的農夫的歌聲。村外有一條修整的路，長長的通過竹林轉入村中。在那路旁的樹木上，雅淡地開著花朵，也沒有一點攀折的痕跡。

忽然一種佔有的衝動，發自我的心中，不知不覺間，我已任路旁採了一朵野花，佩在襟上。我俯瞰著路旁的一道泉水，見水中的魚，活潑地、自在地游泳著，啾啾著水面的落花，也沒有一個垂釣或撒網的人去驚動它們。

『幸福的魚呵！』我這樣的羨慕著。我把剛纔佩在襟上的那朵花隨手取下，有意地無意地向水面一投。但是它不會停留，却隨著泉水飄飄漾漾地流去了。一會兒，遠了，

不見了。它的結果怎樣呢？擱在白石上面，還是飄入江河中間，還是更有其他的遭遇呢？我使不再知道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我聽得一陣馬鈴聲，發自另一邊的那條路上。我連忙掉轉頭去看；却見剛和我同來的一大羣人，他們都已跨在馬上，成隊的向那邊路上走去。馬項下的纓狀的鈴飾，一晃一晃在擺動，馬蹄漸漸的要奔騰起來了。

他們揚著鞭，回轉頭來望我。我的心裏，便立刻感到：

『啊，我不是落伍了嗎？』

我急忙趕過去，在那邊路旁，靠右的路旁，早有馬夫模樣的人，拉著馬，謙卑的等候著。我向馬背上一跳，還沒有坐穩，他已伸出手掌來，當然，他的意思並不是想和我握手；我便從袋中掏出一個銀圓，向他投去，剛好落在他的掌中呢，還是掉在地上呢，我不再知道，已躍著馬走了，趕上去了，趕著了，加入那些捷足者的隊伍中了。

蹄鐵，——不，也許是鐵的蹄。觸在路上，幾乎冒出火來，崇樓傑閣已在望中。到了，我們跳下馬來，首先看見櫃檯，又見一個婦人，袒著胸，坐在櫃邊乳哺她的孩子。她把雪白的臂腕一揚，腕上的金環銀飾叮嚙作響，大家便順著她的手勢向樓梯上跑。

那裏，四面窗上都鑲嵌著彩色的玻璃，從紅玻璃的窗上

望去，所見的，便是紅色的世界；從綠玻璃的窗上望去，所見的，便是綠色的世界；從藍玻璃的窗上望去，所見的，便是藍色的世界；總之，你愛怎樣，便可以給你一個怎樣的幻象。一轉移間，燈已亮了，雪亮的燈上，垂著玻璃結成的纓絡，下照長檯上的象箸銀杯，掩映輝煌，使得大家眼花撩亂。

接著，樂聲響了，歌喉嘶了，祝福的杯子高高地舉起來了，在每一個驕傲的臉上，放射著金色的嘻笑；還有那一雙雙妖媚的眼睛，在酒沫菸霧間閃爍著，好像充滿著幻想的夜裏的星星。濃膩甘腴的食物，狼藉在几席間，使人一輩子不會想到飢餓，也無暇想到飢餓。於是，一切幸福集中著，大家都快樂得發狂；是的，快樂得發狂，這發狂似乎也頗神聖，應當由自己或別人來贊美、鼓吹。

『開一開窗罷！』忽然有人這樣說了。

『不，不要開！很討厭的，那些冷風！』有許多人表示反對。』

『是的，冷風會使我們掃興。』更有人說出充分的理由來了。

於是窗門緊緊的關著，使這裏與外面的世界隔絕，讓狂歡繼續下去。

但是，真迷離恍惚呵，不知在什麼時候，我已經成爲孤單的一個了。我發覺我自己，在黯舊的黑油門前躊躇著。我已回到自己的老家了。我推進門去，見堂前空空寂寂的沒有一個人；便又驚疑地步入堂後，走到廚房裏去，却見我的母親和婦母兩個人，正傍著竈旁的吃飯桌子坐著，我的脚步是那麼輕，她們一點沒有知道。我見我的母親，面有病容，正用手捫著胸口打噎；婦母呢，手裏捧著筷子和飯碗，見我母親那種樣子，心裏也覺難過。似乎想說些甚麼，但又像無話可說；一種黯淡淒苦的空氣，籠罩在她們兩人中間。吃飯的板桌上，空空洞洞的，什麼都沒有，祇有放在母親面前的一碗飯，——啊，不，不是飯，那是一碗豆腐渣，用老菜葉攪和著一同炒過的！我，見了這種情形，豪氣全消，嗚嗚咽咽的哭了！

母親總是那樣慈愛，那樣溫謐，她却忘記了自己的痛苦，把憐憫與熱情加在孩子的身上，反累她安慰我，并忙碌著替我張羅飲食了。

我知道母親有病，急於要替她去買藥，便又飄飄蕩蕩的從家裏出來。路徑似乎生疎了，但終於找到了一個藥舖。我買好藥，把手插到衣袋裏去拿錢，啊，這使我多麼吃驚呵，我的整疊的鈔票，不料已經沒有了，在什麼時候消

耗完了，現在，祇賸得一些零星的小銀圓了，連付藥錢的零數還不夠。

我吃惊地看著店夥。店夥也看著我，那剛才包好的一包藥，還拿在他的手中，他把手縮回去了，猶豫著，不再遞給我。

『可以便宜點嗎。』我著急了，帶著求懇似的說。

『不能，現在甚麼東西都貴啊！』另外一個半老的夥計，從玳瑁邊的老花眼鏡中露出同情的目光，對我這樣說。當他看我的時候，他的眼鏡是戴得那樣低，幾乎一大半目光是從眼鏡的邊框上射出來，祇有一小半目光纔穿過鏡中。他說的時候，同時又用手撥動著算盤上的珠子。他的手指，是那樣的瘦，還有臉上，也是那樣的瘦，爲了飢餓與勞苦的緣故。

我知道他的話是真的，一點沒有說謊，他即使有十二分的好心，也不能把那包藥贈送給我。但是我，爲了母親的病，心裏多麼著急呵！雖然他們舖子裏薈積著許多藥，而我的需要又並不多，祇是那樣一些些，可是連一些些也不能獲得！

失望與慚慚侵襲著我，把一切快樂的影子都驅逐得乾乾淨淨了。我空手退出店外，惘惘然向著市梢走去，兩隻脚

踏在路上，好像從飄渺的雲霧中踏過一樣。

不知不覺間，我已離開市鎮，走到一個冷靜的地方。在那邊傾斜的山坡上，長著好幾株欒樹，樹上滿掛著黃葉，樹下却落了一地的欒子。這些欒子，外面罩著一層光澤堅緻的殼，樣子略帶圓椎形，好像一粒一粒的小槍彈。我知道這是可以吃的，雖然果實中含著一些苦味，但鄉下人却常把它碾碎、漂淨、用沉澱過的粉末做成欒子糕吃。

這時，我實在沒有甚麼心思去找那些欒子玩，但也終於在足旁順便拾了幾粒，拿在手中，一邊仍舊低著頭惘然地走著。忽然一種聯想，很快的到了我的心上：『假如槍彈都變了欒子，或是變成好吃的東西，那不是很好嗎？』

我正在想的時候，忽然一陣風來，吹得欒樹葉瑟瑟的響，立刻就有許多黃葉子飄墜下來。我頓時覺得有點寒意，看了看自己的身上，纔知道祇穿著一件夾衣。懷憶中，似乎記得母親的衣比我還要單薄，而且她的身體又有病。心裏一急，便忙著要想回去。可是這地方多麼陌生呵，連東南西北的方向都辨認不出，也沒有一個人可以給我問路。

我信步闖去，到了一個池塘旁邊，又躊躇地站下來了。無意中用手搔著頭，不料頭髮紛紛應手落下，好像零亂的松葉一般，幾乎滿滿的飄了一池。

一種多的意識，浮上我的心頭，我不禁有點驚異起來：「嘿，多麼奇怪，難道我的頭髮，也像經冬的草木一樣，必須隨著寒風飄零嗎？」

我再把周圍仔細一瞧，哦，原來橫在眼前的，不是池塘，却是一條河，一條長長的河，長得望不見邊際。

我心裏越著急，越想去問母親，可是越找不到路徑。我知道應該渡過河去，便沿著河找了半晌，好不容易，纔找到了一座橋。這地方，頗像有點認識的樣子，可是走過橋去，却不是坦坦的路，而是一所臨水建築的大房子：黑的顯赫的長垣，占住了廣大的地面，中間一對大鐵門，上面釘著一個一個像水泡似的圓釘子；一對獸面形的門環，環下各有一個猩猩嘴似的大口，張得很大很大的，樣子十分猙獰可怖。

這時我很憤怒，走前去用拳槌著大門，打算去質問他們，為甚麼攔住了公衆的路。可是冷不防從角門上衝出幾隻惡狗來，向我猖獗的一陣狂吠。

『可惡的！……』我正想向它們訶斥，不料它們已張著鋒利的爪牙撲攔過來。

我大吃一驚，急忙一跳，遽然驚覺，纔知道我還未被惡狗咬死，現在正好地躺在牀上呵。枕畔的夜晚表，幽幽

地發著光，秒針轉動的聲音，靜寂地響著，我看見而且聽得。

借著窗外隱約的微光，更可窺見室內一切東西的輪廓：靠壁一張方方的八仙桌，桌子兩旁放著兩把古式的靠背椅，白天裏我就曾經坐在那邊寫過字；對面是一張茶几，茶几兩旁也是兩把椅子。還有呢，就是我在所睡的一張牀，上面登著四四方方的帳架，却没有把帳子懸掛。

現在，我已完全回復了記憶，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在旅舍中。我住在這旅舍的一間屋子中，已有好幾天了。

清寂的夜與剛才的夢，使我想起我那可憐的母親：她是又仁慈、又聰明，但畢生在困苦中掙扎著，除開幼年時期之外，幾乎沒有好好地過一天安樂的日子。在四年前的一天，她竟永遠離開這個世界而去了；那時，我還羈滯在異鄉，連最後的一面也不會會見。現在所留給我的，却是那些黯淡的往事，沉痛的印象，永遠在我的夢魂中複現著。

在白天裏 在生的慾念中，被一切外象牽引著，我的注意點，也隨著事物而變易；但在靜夜裏，在最適於內省的時候，便又惦記著我的不幸的母親了。

我想著，想著，泫然的淚，悄悄的溢出眼角，冷冷的流向耳根，撲簌的落在枕上。

一種悽惻的情緒，使我不能再睡，我便披衣起來，從暗中摸索著，走向窗口。我靠在窗欄上，向外張望，見外面相距不遠處，有一盞路燈，發出幽靜的光輝。天上正下著細雨，絲絲縷縷的在燈光中飄織著。路旁青嫩的柳葉上，溼淋淋的，映著燈光，現出楚楚可憐的樣子，充滿著的生機和雨的滋味，淡淡的使人喜，又淡淡的使人愁。四圍皆是靜悄悄的，泛溢著清爽而潤溼的空氣。對面湖上，浮漾著隱約迷濛的雨姿，時時可以聽到潑刺的鯉魚的跳躍聲。有時，也偶有唧唧的打槳聲，發自遠處水上，在深夜的靜穆中，更覺清徹入耳，於是立刻就有一陣犬吠聲，東邊西邊的應和著。

這眼前的現實的景象，差不多已消盡了我的夢幻，現在聽到狗吠聲，剛才的夢境，又歷歷如繪的在心頭浮現上來了。我遐思遠想，把意象漸漸擴大起來，彷彿此身此心已飄飄漾漾的在洪波巨浸中，於是便忍不住吟哦起來了：

『宇宙呀，

我們的家；

不，不，

是我們的旅舍罷？

氣體、細胞、原子與電，

交織著血肉淚點；

總是那種重潤的調子，

彈撥著歷史的琴絃，

幾時呵，總把這原始的氣息轉變！

★ ★ ★

「宇宙呀，

我們的家；

不，不，

是我們的旅舍罷？

相見的不相識，

相識的不相見；

廣大的空間，

曼長的時間，

無限的——也許是有限的迢遞，縣延！」

幽幽的一唱三歎之後，似乎吐出了一些悶氣。靠在窗欄

新生命月刊

第一卷 第二卷 合訂本

每卷布面精裝二冊 每冊實價一元二角

上又向四下看了一會，那細雨仍舊在路燈光中絲絲縷縷的飄織着；楊柳的嫩葉已溼透了，帶著過分的水漬而零亂低垂，它含蘊著青春的生機，但似乎又受不住雨的凌虐。四圍仍是靜悄悄的，祇不時有一些鯉魚在水上跳躍的聲音。

我心裏想，明天還有事情哩，還是再去休息一下，免得起來時疲倦。於是便離開窗口，走回室中，可是剛在外面的路燈光中看了一會，現在背轉身來，便更覺得室中比先前黑暗了。我摸索著，找到了火柴，索性把桌上的殘燭點了起來。

我重複睡下，可是祇聽得枕畔的表聲唧唧地作響，把時候一刻不停的移去，依舊輾轉反側的不能安睡。我唯有焦急的盼望著，盼望黑夜早點過去，鷄聲早點來到我的枕上，曙色早點來到我的窗上；最好呢，希望雨也隨著黑夜過去，明晨就會有一輪燦爛鮮麗的紅日，在大地上照耀著。

